

談佛法與科學

田 倩 君

科學，是以一定的對象，作為研究的範圍，即是找出一件事物其當然的道理和實證，人們多重直覺和現前的事實，比如水，用科學的方法電解，可以成爲氫和氧兩種氣體，這兩種氣體化合而又可以成爲水，因此人們相信了不可見的氫和氧的存在。

近世科學興起，的確給世界人類以大量的直接或間接的利益和災害，不能不令人驚訝，歎服！於是許多淺見的人們，大聲疾呼：科學萬能，科學才是實在的學問，其他都算不得學問，尤其是宗教全是迷信，是由幻想所烘托出的虛無境界，應一概打倒，且有一派唯物論的哲學家在說：「人及動物一切心理作用，完全是一種較複雜的生理反應，天地間之萬有，完全是自然生成」，科學家唯物論的哲學家，都在強調否定宇宙中的無限妙有，妙用，否定了人的靈明自性。

有人說佛法空寂，無從徵驗，幾人看見過佛？幾人修成了佛？有種種具體事實來證明佛的法力無邊？這似乎是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，其實不難，就世間法來講，即可明瞭那一連串的問題，比如孔夫子是幾千年來被人所崇敬的聖人，可是誰又看見過他？有幾人學成孔子？有何事實證明孔子其偉大的風格和德行？我們就這些問題來談，科學雖然萬能，它無法證出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讓人看見，只能從傳說或文字記載中看到，像這樣證明孔子的存在，並不是現前的事實，人們可以不必相信真有其人，這樣說，定會有很多人反對，明明史書上載有孔子的傳略和言行，再就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形態來觀察，可說是由孔子一脈傳下，怎樣懷疑孔子的存在？那麼既然可從文字記載和現實文化上相信有孔子其人，然而內典上明明載有佛的史實和當日行化的事蹟，默證宇宙萬物因果循環所各具妙理。再來反省自身的真智慧是由何而來？那

末你再也不會懷疑佛陀的存在，不僅相信了佛陀應身的存在，更應該以氫氧化水的原理來相信佛陀法身的存在，佛陀這一次的應身入世以來，雖僅僅兩千餘年，佛的法身確是堅窮三際無始無終，就是比一切一切都在先，不能計劫波而永存；橫遍十方，就是無量無邊的三千大千世界俱是佛法身中的一微塵。這樣看來，任何眾生縱不信佛，却也無法離開佛的。不但動物如是，就是礦植，也不外此例。所以說情與無情同圓種智，試看這是何等的平等，何等的偉大。

孔子門下三千，七十二賢，更有四大門人，窮一生的工失學孔子，就沒有有一個學成功，不是得其一端，便是具體而微，至今兩千多年來，就沒有有一個像孔子那等聖人出現。學問與技藝，不但有青出於藍，且勝於藍者亦不乏人，獨有學成聖人，尚無所聞，像顏回下到那等工夫，三千弟子中的最優秀者，僅可做到「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」。不是說人人皆可爲堯舜？爲聖人又如是之難學，究竟聖人有何絕技，如此難學？其實一件特長也沒有，有人讚美孔子：「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他的長處，就是能存人欲，先把人間的愛通於歷史文化的大流，渾然與天地合其德，入若欲學這個道理比較，執射還容易，但是做起來比什麼都難，所以沒有人能夠做到。佛法是同樣的道理，自從佛陀應世兩千餘年來，佛法普遍到許多國家，每一個國度，一個時代有若干信佛的，那是無法計算了，固然得道者也不在少數，成佛者尚無其人焉，不是說大地眾生皆具佛性，爲何沒有人修成佛？其實修佛並不難，只要能覺即可成佛，所謂覺行圓滿就是佛，其修行主要的工夫先要破我法二執，就是不要存有主觀的我和客觀的宇宙，佛告須菩提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眾生的習氣，不要說做到如此澈底，即如貪嗔癡等有幾人能夠伏了幾分，斷了幾分？所以眾生不容易修成佛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人肯下苦心去修。

孔子的偉大風格與德行，我們不必偏舉，僅親其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的精神，以及淵淵

讚歎夫子之道無窮盡，無方體的幾句話中即可概見一斑了如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其所治禮樂，傳至今日而尤著，這不僅從文字記載中得知，一切禮法行爲已成爲我四萬萬人不着不察的生活規律了，但是佛法的偉大和作用，究竟如何？我真不知如何說起，誠然浩浩乎無以能名焉，其大無外充塞乎宇宙，其小無內，一塵含法界，科學只能找出萬物生成其當然的道理，哲學只能研究宇宙萬有，其已然道理，但佛法是窮盡宇宙中一切道理的道理，前面舉水爲例，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化合爲水，水又可以電解爲氫和氧兩種氣體，假使只直覺，水雖無一定形體，却是可以看的見，摸的着，氫和氧既無形體，又看不見，摸不着，如何能相信它的存在？就是因爲它們可以現出水來，至於氫和氧兩種氣體的究竟來源，便沒有人去探究了。是誰在製造這許多氫和氧？又使它們巧爲化合？看江河湖海，日夜澎湃，從什麼時候起？有日月之前？抑和日月同時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：「江畔何人初見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」。誰也說不清楚，由水可以相信不可見的氫和氧的存在，這萬物的現前焉得不相信法身的存在，比如一粒又乾又秕的瓜種，埋在地下，不久生秧，開花，結實，一個瓜幾十斤重，一棵上要結好多個瓜，根莖花葉實，各有各的形態，各有各的色和味，假如把一粒豆種和瓜種埋在一起，豆秧上結豆莢，瓜秧上結瓜，絕不會豆秧上結瓜，瓜秧上結豆，從不混淆，就說瓜種豆種各含有各的成份，充其量僅有一點點大，是地力的關係嗎？把土來翻至九泉，何嘗有瓜和豆的成份及形迹？這不過舉萬有中之一種爲例，像百草各有各的特性，百花各有各的色香，各種果實，各有各不同的形狀味道和作用，有人說這個不足爲奇，土壤中含有氮，磷，鉀等十種養份，空間有陽光，空氣和水份的供給，是的，這些養份是有，可是誰在細心斟酌，調配成千萬種不同份量的營養品，分供千萬種不同的生物的需要？並且雕塑出千態萬狀，這真是不可思議，不可言說。

介紹佛法要領作者劉洙源先生

謹以紀念先生圓寂三週年

自 在

佛法要領，原於三十八年由金弘恕居士編校，在上海大法輪書局出版，同年成都增訂本出版。四十一年臺灣印經處印者，却係根據蜀版增訂本，正法流通，誠堪讚嘆！惟於作者劉洙源，少有介紹，似不無遺憾耳。筆者幸與劉先生曾經來往通信約十餘次，爰就所知，並參照金居士初版中關於先生略歷，編述於後，以餉在臺同道。

劉先生名復禮，字洙源，別號離明，四川中江縣人。前清拔貢，北京經科大學畢業。長文學，通三禮，歷任四川高級師範，成都大學，四川大學文學教授。

自稱本為清寒下士，早著出塵志願，以豕務纏縛，竟不得遂。辛亥歸自北京，乃求梵典一讀，自爾中間，兩遊粵東，一駐滬上。民國八年川亂靖，遂歸不復出。在蓉創辦佛學社，獨任講筵十餘載，歸向者甚多，尋退隱深山，時應鄰邑之請，講說不絕。

先生早歲精唯識，曾著唯識學綱要數萬言，海潮音社刊行之。廿一年著有宗鏡錄大科判，先生於後記云：「宗鏡錄一書，以教明宗，以宗顯教，無義不搜，無義不釋，真五季一巨製也。西藏佛法以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主，此土佛法應以此錄為主，應名菩提道無次第廣論。」其後復作細科判約五卷，讀法約十餘卷，胸有成竹，因無暇不復作。並自謂：「余之粗解佛法，以永明作業師故也。」另著有性宗法藏，係纂集智論法相而成，已成三冊，此於全書，自屬小部份，未出版。

晚耽禪悅，不喜著作，只存講稿數篇，門弟子展轉傳鈔，得之者如獲至寶，後由金弘恕居士請求編印，乃名為佛法要領，先刊於滬上一覺有情一佛學月刊，然後製版流通。

先生至民國二十年歸里，每欲擺脫家累依三寶住而不能得。三十七年夏友人邀至成都說楞嚴，未及兩卷，大病，遂祝曰：果出家緣至，願病速愈即披剃。尋病果差，歸告妻兒，皆曲從，乃於三十八年農曆三月詣德陽孝泉延祥寺，剃除鬚髮，受沙彌比丘菩薩三壇之戒，法名昌宗。後復應邀赴蓉，續講楞嚴，法緣益勝，並傳淨土觀法，得法者甚多。秋返中江，住錫白雲寺，專研戒律。

三十九年農曆四月二十日圓寂於白雲寺，時年七十有六。

當圓寂前一二日內，曾向依止弟子某云：世亂將去，其弟子當經懇請為法久住，先生笑諾。至四月二十日晨復有請師久住，乃笑而不答。是日午後三時以前，飲食起居如常，與弟子等接談亦無異狀。旋感不適，四時後自行上床休養，與弟子等談話未竟，轉身側臥，略聞呼吸急促，即長逝矣！

圓寂之夜，雖陰暗微雨，而數里外，多人見白雲寺白光紅光直冲霄漢，不知何故。另有一弟子，家距寺亦數里，其九齡童子，午夜見滿室金光，驚極而呼其父母。醒來均見滿室光明，啓門遠眺，但見白雲寺，光明熾盛，林木光亮，了了可見，乃知光從白雲寺來，翌晨聞訊，始悉師已示寂。

大歛時面容微笑如生。附近農家弟子聞訊來寺，圍繞遺體禮拜法座者數百人，咸痛哭失聲，不忍遽去。出葬時，有見紅光直冲祖堂而出者，有見五色蓮花者，有見金色師之身相者，瑞應不一。觀行較深之弟子，親見師歸真華藏世界，並云十年後當乘願再來云。

在長春的寶島，花木不啻凋謝，我窗台上有一幾盆花，（蘭，桂，美人蕉等，）長年點綴着房間的幽美，白天看來青枝綠葉，花盛開了，時有幽香撲鼻，夜來窗前壁上，花影扶疎，它們使我對於宇宙發生多少神秘之感啊！這幾盆花歸我所有，都有四五年的歷史，僅有半盆土，長年此花落彼花開，亂枝蕪了，剪去又生，這半盆土，即如全無養料，也早該耗盡了，我從不加肥料，每天每盆一碗水，每當看到生出新的枝葉，或開花結實了，我則感動的落下淚來，我這落淚却不同於林黛玉的蒸花哭花，她所傷心者，是感慨人生的須臾，物我無常，而發出一種空虛淒涼而烏能自己的悲哀，但，我的落淚却無以名之，對這一花一葉的發生，驚羨這法空的妙有，無窮妙用，所謂：「一葉見如來」這不是如來現身，還去何處尋如來？在這驚喜讚歎之下，落下幾滴清淚。

我的居處較為偏僻，一座日式小樓，孤立在稻田難以菜園的中間，雖然是公共宿舍，僅住八九位，非常寧靜，尤其入夜，萬籟俱寂，偶而遠處傳來一聲犬吠，或夜風吹送，蒼葉搜搜作響，分外寂靜，憑窗默坐，看那碧藍天空，一輪皎月，高懸雲外，點綴着幾點小星，目極遠山，蒼茫可辨，峯巒起伏，若似大海湧起波濤的形狀，此時遐思冥想，日月星辰，燦然羅列，山川草木，秩然有序，萬象呈現着如來法身，人們還在懷疑什麼？科學能證明不可見的氫和氧的存在，萬物現前各具妙用，人們何不能相信如來法身的存在？可憐眾生孽重，陷入迷途，而不能自拔，吾佛却是平等平等，無緣大慈，無緣大悲，有形無形，有聲無聲，不斷的說法，期待眾生同登覺岸。

前面說過，科學能够研究出事物的當然之理，至於人類的一點靈性和萬物的究竟之理，則不是科學知識所能解答的了，所以說科學和哲學都是佛法中的一部份知識和理論，佛法籠罩着一切知識，一切理論，它是理論的理論，道理的道理。它是宇宙萬有的真諦，乃實在語也。

徵求 本刊「創刊號」，如願割愛者，當以佛學問答小冊子交換，請寄本刊編輯室